

十門辯惑論卷上

微四

唐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答太子文學權無二釋典稽疑

序曰

權文學聲冠應行地參園綺摺紳嘉其令望

漢四

縑素挹其芳猷而頃著十疑千我二諦公孫
生之聰辯自昔難酬舍利子之雄才嗟今莫
擬豈當仁而抗議試言志以成文必也正名
乎稱之曰十門辯惑雖詩云勸誠蔽之可幾
乎一言而去唯秘密述之取忘乎三轉遂取

類觀象載盈卷軸煩而無當有愧知音者焉

通力上感門一

應形俯化門二

淨穢土別門三

迷悟見殊門四

顯實得記門五

反經讚道門六

觀業救捨門七

隨教抑揚門八

化佛隱顯門九

聖王興替門十

通力上感門第一

稽疑曰竊見維摩神力掌運如來但十地之
觀如來尚隔羅縠如何一掌之內能擎十號
之尊乎非獨以卑移尊於理非順寔亦佛與

菩薩豈無等差如有等差安能運佛如無等差何須成佛也若維摩是如來助佛揚化未知何名何號何論何經請煩上智示下愚也辯惑曰嘗聞逆情而取匹夫雖賤而難奪順理而求萬乘雖尊而可降山澤通氣未始一其崇卑金石同聲何必均其小大況惟諸佛有平等誓願時乘應物菩薩能遊戲神通坐忘致遠遞相影響咸赴機緣哉維摩詰者蓋是法身大士德超羣聖啓權智以有生示居家而弘道蓮華總持之力來自他方芥子解

脫之門開於此國未曾有室括囊無外不思議道利用無方是以五百聲聞咸辭問疾八千菩薩莫能造命彌勒居一生之地服其懸解文殊是衆佛之師謝其真入而菴園之集因淨名而發興淨名之跡藉無動而方明故如來乃睠於此方居士敬延於右掌三昧之力有感必通十號之尊不行而至矣然則至誠感神者莫知神之巨細孝德動天者孰知天之高下矧乎慧眼遐觀見牟尼於寶相神足甫運持妙喜於華鬘而不能屈彼仁尊入

茲國界豈唯羅穀之喻比而可通亦將金粟之名傳而有據者也

吉藏師云金粟事山思惟三昧經自云未見其

本今檢諸經錄目無此經名竊謂西國有經東方未譯矣

應形俯化門第二

稽疑曰龍女成佛少選之間若其真者佛道

甚易云何勤苦無量方得成佛也如其化者化是不實豈以不定化羣生也佛無不實語何為若斯哉且文殊乃然燈之師釋迦又然燈之弟子文殊既為諸佛之母應成佛在然燈之前況彌勒未通文殊已悟龍女成佛文

殊之力今龍女成佛於前彌勒成佛於後而文殊不成安能無惑若先成者成在何經經

云何佛若未成者何事淹留請示淹留之意

也如文殊未成為是則諸佛成者應非如已成者非非則文殊豈是是非之理請為言之

微四

辯惑曰至人無己為物有形高卑不可已跡定隱顯不可已情測龍女雖身遊五道而位光十地文殊雖名稱菩薩而實是如來何以明之按法華經云有娑竭羅龍王女年始八歲智慧利根善知眾主諸根行業乃至辯才

無礙能至菩提詳夫智慧利根者非下趣之
所有也知諸根行業者非小乘之事也辯才
無礙者善慧之地也能至菩提者等覺之道
也斯則三祇功畢十度因圓獻寶珠而轉女
形坐蓮華而陞覺位義殊早計事同俯拾而
惑者見龍王女即謂是三塗而嬰五障聞發
心即謂自凡位而希聖果殊不知五道有示
生之義四發有補處之文智積所以懷疑身
子由其致詰達之心也何其曲哉又按百楞
嚴經云文殊是過去平等國龍種上尊如來

央崛魔羅經云是北方常喜世界摩尼寶積
佛文殊師利佛土嚴淨經云未來作佛名普
見竊以文殊智包權實體兼真應或成道先
劫已爲龍種之尊或流形此界尚號法王之
子或正位北方久名寶積或授記來劫將稱
普見變化十方而無礙周行三際而不動無
取無得而成衆人去不來而見身豈可以一
相求未可以一名定故過然燈而函丈逢釋
迦而避席慈氏造之以決疑龍女師之而進
道然龍女自垢身而明速疾誘物持經文殊

處因位而示淹留勸人後已並曲成方便實
為利益且君子之道貞而不諒聖人之事異
已行權同許車而不與類化城而復進既信
彼之非妄仍疑此之不實吁嗟七竅一猶未
達乎

淨穢土別門第三

第四

稽疑曰佛說法華經之時五十小劫但春秋
夜明以為釋迦生也正法一千像法一千並
謂滅度之後同斯一劫若西域聽法之人神
力促為食頃此則不聽之人已隔五十小劫

何則初未聞佛神力豈加神力不加合成灰
燼今既不成煨燼則是千餘年耳苟知千餘
非謬安有五十小劫若以雖不聞佛神力亦
加則佛成道之初大千俱合得果何止頻婆
一國十二萬人哉持此相況不如明矣少門復證
曰法華經序品云日月燈明佛說法華經經
六十小劫謂如食頃涌出品云五十小劫謂
如半日今發難在釋迦之佛引文兼證
明之事但取意而通不依文以反詰
辯惑曰佛有真身焉應身焉真土焉應土焉
真身真土絕名相而獨立應形應國隨物感
而多狀淨者見之謂之淨穢者見之謂之穢

久者見之謂之久近者見之謂之近各滯所封罕能達觀故身子覩穢而迷淨空承日月之談彌勒執近而疑久仍生父子之喻及其按地顯莊嚴之國下塵比僧祇之壽執穢之情始去封近之見方除然示淨所以除穢穢微四去而淨可留乎說久所以破近近亡而久可存乎非淨非穢方為妙土非久非近始曰真身然則四十餘年者穢土化身也五十小劫者淨土報身也化身遷動自可以年月測報體圓常詎可以時代限既報化分跡久近殊

歸以久難近得無為謬法華壽量之品維摩佛國之文斯義朗然豈俟多述或曰釋迦利見元是化身娑婆盡野本非淨國者閻穢國之靈鎮法華化身之妙典今乃以報身而述化身將淨國而明穢國其為謬也不亦大哉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先豈不云乎淨穢久近生於所見生於所見者同處而異見非別處而異見也且釋迦一佛也或以之見久或以之見近娑婆一界也或以之見淨或以之見穢久與淨菩薩上乘之見也近與穢凡

夫下乘之見也若然者穢既娑婆矣而淨得
非乎近既釋迦矣而久得異乎而云釋迦但
是化身娑婆唯曰穢土義符偏著理異玄同
況乎法華數品靈山一集初則會三歸一迴
小道以入大乘次則三變八方引穢心而觀
淨土大乘已入無復小乘淨土已觀何有穢
土故始自集分身之佛至乎說壽量之經並
於淨土之中而演常身之義故經云如是我
成佛已來甚大久遠壽命無量阿僧祇劫常
住不滅又云常在靈鷲山及餘諸住處衆生

見劫盡大火所燒時我此土安隱天人常充
滿故知聖壽遐長非界塵之能數妙境安固
豈劫災之所焚何乃推始起於春秋以五十
小劫爲焉有數未經於水火將一千餘年爲
指實不見履霜者必疑堅冰乎

微四

六

迷悟見殊門第四

稽疑曰說法華之時神光遠照他界說維摩
之日寶蓋廣覆大千未知此方何爲不見若
以無緣不得見者無緣則罪人也有緣則福
人也逸多殺父母豈福人哉而許出家也闍

王害父囚母豈福人哉而照月光三昧也此地萬里爲國賢哲相仍豈無一人有緣何爲獨隔不言林放反勝太山乎

辯惑曰蒼旻信廣醯雞甕遊而不見白日蓋明仙鼠晝伏而奚覩豈資始之有外而照臨之不及哉固以近物爲之覆則不能遠察倒情爲之惑則不能順辯假使語之曰有天焉有日焉天周三百度廣而覆下日徑千里而明照外瞻彼二蟲必以狂而不信也今未破業障者何異甕遊乎未開慧目者孰非晝

伏乎雖寶蓋曾懸百億四天之上毫光溥照萬八千國之中而有漏宵昏方馳大夢無明被覆何階徹視若不見則無者蒼旻白日可無耶若不見而有者寶蓋毫光非有耶反覆相明言而足矣況乎魯史直書記祥輝於卯夜孔君多識推聖德於西方並紛綸而有據教四豈寂寞而無朕故知君子或默以昭彰而感通中士若存尚河漢而驚怖其有飾智憑陵之伍懷愚混沌之流將撫掌而大噱或絕瞽而曾毀非其人也道可虛行者哉故仲尼體

無化之先涉於有季路問死對之反詰於生
仁義稍檢其性靈道德粗明其微妙然後應
真西舉像教東來八萬法門吞納九流而微
顯三千寶塔充滿四瀛而輪奐若先霞而後
日類始雲而終雨教之有漸不亦宜乎然則
有緣無緣者三乘菩提之性也福人罪人者
六趣生死之業也業有輕重性分生熟性猶
生福雖多而難啓緣既熟罪雖重而可化福
尚難啓而況於罪者乎罪猶可化而況於福
者乎故有遠得四瀛矜小功而背誕具行三

逆知昨非而迴向迴向者生於正解正解生
而罪可滅背誕興於邪見邪見興而福自亡
福亡永劫而沉淪罪滅即身而解脫故語曰
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仁遠乎哉行
之即是借以明義誰曰不然老子曰常善救
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又人之不
善何棄之有況大悲平等而有所棄哉譬夫
良工相木名醫贍病可用而用之不簡木之
美惡可療而療之不擇病之輕重人或問之
曰伊蘭惡木也汝何以用之迦摩重病也汝

何以療之仁將此爲是問乎爲非問乎必以爲非問也如來善別機根巧知藥病雖逸多行衛頑之惡闍王有楚穆之罪然以曾發菩提之心可用也今興悔解之念可療也可療而療之可用而用之引使歸心化令入道開其與進之路塞彼爲亂之源俾有罪者自新於孝慈無過者守卒於純至善權方便其利博哉然闍王問道而反迷自同於林放夫子知機而仰聖可比於泰山賢哲相仍雖三復而無失何爲獨隔請再思而可矣

顯實得記門第五

稽疑曰提婆是佛弟子勸闍王害佛尚爲天王如來善星是佛子罪輕於提婆何爲生入地獄但害者應重謗者應輕今乃重者爲如來輕者入地獄以斯示後何以安哉若以善星是化者後應成佛有授記乎無授記乎如有授記請指言之也如無授記安得爲化哉若以善星爲真者何不同之昆季陞天宮以誘之入地獄以懼之忍其入地獄豈慈悲也但拯樹提於烈火之中飛巨石於高旻之上

惟曠野之鬼神伏闍王之醉象何爲於善星也不若斯以救之哉

辯惑曰蓋聞如來設教有大小二乘調達所行有權實兩事大乘闡其實小乘語其權若晦實論權有害佛之逆而招地獄之苦若廢權談實無破僧之罪故受天王之記權也有報與善星可得異乎實也無罪與善星可得同乎不同非設難之地不異又無難可設來論疑旨於何而致耶況謗害輕重更殊高議何者夫害雖是逆或不壞於見謗則壞見而

成於逆成逆但嬰業障近招無間之殃壞見斯斷善根乃受闍提之號所以訶罵調達唯曰癡人題目善星則云邪見斷可知矣又問善星爲真爲化者凡化之爲理必當以混真爲妙真妙之爲事自然以似化爲恒真化相涉魚魯難辯然則綆短汲深清泉無以上濟智小謀大美餽固其傍覆輕而議之則吾豈敢聊復稽之聖典匪曰攻乎異端試論之曰夫牟尼一代涅槃爲最後之說迦葉再請善星是斯下之人穢囷嗟其水墜苦獄見其生

入又惡友行惡報息已明其是權善星斷善
涅槃不言其爲化豈無爲化之理曾無是化
之文以此而推真亦可矣至若廣持衆部守
筌而詐得魚徧習諸禪爲山而已止簣同碩
鼠之爲技若飛鳥之能言雖遮門人還如伯
察空稱佛子更甚商均中夜披衣發怖小男
之語通衢掃跡滅表大人之相逢鋪糟之人
言其證道見食吐之鬼唱已生天彼何人斯
頑之甚也夫以辯才第一尚招螢火之譏智
慧無雙未免金師之誤故知有根力解力照

往照今俾化者不可逃其真愚者不能隱其
智斯大聖之分也非常人之所及也嗟夫王
毫已翳金口莫宣但可稟教而爲解庸匠棄
文而生意若斯而已哉夫可與爲善不可與
惡者上智也可與爲惡不可與善者下愚也
與善而善與惡而惡者中人也語曰唯上智
與下愚不移明中人則可移也故宣父至聖
不迴盜跖之心清河中賢能變周處之節今
難陀之等者中人也若善星之輩者至愚也
故可誘可逼因而學之成羅漢謗因謗果人

斯下矣作闡提豈大聖忍其苦哉蓋下愚不可救耳譬夫厥田上上詎可使焦種生芽有淪淪淪淪不能遺枯條布葉豈可間然於時雨有望於良疇者哉洎乎力士之慢可降嬰兒之厄可拯曠野之神可化宮城之象可伏連類雖廣一以貫之方於闡提固無等級故經云害蟻子有罪殺闡提無過尚復引使出家置之左右譬羸老之馬未可先乘同荆棘之田寧望後種知見在之無益冀將來之有因畢下趣而向人天發廣心而成福智是知慈

悲之大方便之巧天地不足倚陰陽無以測迴向者若子之事父行莫大之誹謗者猶臣之叛君惡不可解然不解本乎滅趾莫大始自因心初有其微卒成其著樞機之發可不慎歟

及經讚道門第六

微四

十一

稽疑曰提婆達多後為如來者則是菩薩也豈有菩薩而勸人害父乎若業合害者闍王必應自害何為待勸而害也若業非害者菩薩初無害心不應勸人令害也聖人設教何

至斯哉

辯惑曰山非自高而所以高者澤下夏非自暑所以暑者冬寒故水火相革而變生鹽梅相糅而功著相糅也者相異也爲功則大同相平也者相反也在變則咸順故可石相濟損益相成殊途而同歸何莫由斯道詳夫大權菩薩住不思議應物而遊從人之利害放情而動忘已之得失人之利矣已雖失而行之人之害矣已雖得而違之而大智若愚正言似反見之者誹謗聞之者聽瑩然則凡夫

之行有否有臧聖人之道或逆或順凡夫之行徧否臧不足以訓時聖人之道弘逆順咸可以匡物順而匡物者文殊之等也逆而匡物者調達之流也或曰順以化人久事斯語逆而教俗深異所聞將以搢紳希更指掌釋曰起予者商也聊爲子言之夫善著則顯惡惡著則明善必然之分其理不惑故聖人不用權道也惡既著矣善自明矣惡著俾人內省善明使物之思齊思齊既可以勸善內省又可以止惡順而弘道者亦以止勸也逆

而行事者亦以止勸也止勸既均矣優劣可得乎而人聞師利是聖人即扣頭伸敬調達多爲菩薩即扼腕不平斯蓋朝三暮四識五迷十可爲受化之人耳安知爲化之理哉孔子曰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善爲師茲理久著仲尼既稱誘矣調達何用不臧也故經云由提婆達多善知識故令我具足六波羅蜜即其義也或人又曰若順道不能勸善也可須反經以勸之順道不能止惡也可須反經以止

微四

十二

之今順而爲化既足矣何用返經而爲化乎釋曰夫二儀覆載四序生成夏氣長贏隴麥以之憔悴秋風淒緊巖桂以之芳菲春日遲遲未可使菊華榮曜冬霜凜凜詎能遣松貞搖落惟夫大悲運物若兩儀之覆載因機設教猶四序之生成稟悟各殊似數物之榮悴智者因喻而得解庶幾沿淺及深乎又曰爲惡以化人者惡亦化乎惡人若已能化者何用善人爲化乎釋曰惡人爲逆果或賒而未受大士行權報在今而必驗今則斯須可觀

物恐怖而能悛賒則冥冥難知人僥倖而冀免故惡人不足以化物必俟大權爲化焉然調達始終行事權實雙辯經云惡友猶是權名論曰大賓方爲實稱故驚山會上天王記十號之尊柰國經中地獄比三禪之樂至仁不墮應同穎叔小惡無犯豈作潘崇因以父王定業不移必遇其逆佛弟因之有勸示受其殃實也未始勸人權有也令人見勸既令人見勸也亦令人見殃也殃生於勸勸止則殃息見勸故殃怖殃而止勸斯則調達之勸

微四

十三

欲令人不勸耳令不勸故勸則勸爲不勸乎權有勸尚爲不勸寔無勸安得有勸哉此廼錫類之義本全同惡之疑可息仁而能反兼四子以爲師非道可行駕一乘而通達子夏既其默識師利曾何致疑介如石焉豈俟終日矣

十門辯惑論卷上

音釋

搢紳搢即刃切紳謂插笏於紳也 聵聵直忍切聵微 混混損切胡本切混猶言
微微吉也 噓噓渠略切噓 膂膂力舉切膂 粗粗坐五切
徼徼至精也 瀛瀛海也 奐奐大貫切奐 綆綆古級
也井索也 餽餽鼎實也 困困胡固切 簣簣土籠也 造造初
切也 淪淪衣儉切淪 綵綵女救切 僥僥倖胡耿切 倖倖胡耿切

永樂北藏

十門辯惑論

第一五一冊

十門辯惑論卷下

微五

唐大慈恩寺沙門釋復禮撰

觀業救捨門第七

檣疑曰頻婆娑羅首供養佛佛見韋提之時
頻婆幽而未死以佛大悲神力芥子尚納須
彌如何不救頻婆今其遇害至於闍王瘡痂
特照神光將入地獄遂延遐壽於逆子何幸
獨得延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但頻婆證
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賊臣逆子也
不應救而救之何以勸將來何以示人子顯

而不扶焉用彼相任子害父佛何爲哉

辯惑曰夫業之爲理也大矣哉深焉不測廣
焉不極渺渺綿綿變化消息夷子無形希子
無聲無形無聲庶類以生生極之謂命習成
之謂性其體也若無而有其用也不疾而速
方其來也不可排方其謝也不可止至若天
地之廣陰陽之靈日月貞明於上山川紀理
於下幽顯異致而云爲種植殊途而布護人
咸見其然也而莫知所以然也故或推之於
自然或付之於造化或言始生於元氣或云

稍長於盤古或謂中有神我傍興衆物或執
上有梵天下生羣類或道冥爲自性從無形
而變有形或計體是微塵從不化而生所化
斯皆失其本而迷其末昧其源而惑其流所
以異見紛馳殊情競舉豈知業因心起心爲
業用業引心而受形心隨業而作境六道昇
降財成而不越二儀上下剖判而斯分然則
因業受身身遷造業從心作境境復生心無
始無終譬之於輪轉非空非有喻之於幻化
四生易其滋蔓三界難以歸根而業之以善

惡分流報之以苦樂殊應積善餘慶爲善所
以致樂積惡餘殃作惡所以階苦若影隨形
而曲直雖離朱督繩不能比其定若響隨聲
而大小雖師曠調軫未可喻其均不見形直
而影斜豈有善修而報苦不聞聲小而響著
詎有惡成而果樂亦猶田畯勉職黍稷盈疇
農夫失時荻棘遍野借使耕而鹵莽其事耘
而滅裂其業欲望不稂不莠如坻如京採薺
蒹於水中擣芙蓉於木末也或曰善爲禍始
惡是禍源同影響之無違類耕耘之有報敬

聞命矣何迺頻婆爲善翻以禍終阿闍積疊
仍蒙福末釋曰不亦善乎而問之也子聞業
之有報也未聞報之有時也夫業之感報有
三時不同焉有見報業者此身作業即身而
受也有生報業者今身造業次生而受也有
後報業者次生未受後生方受也初猶禾菽
之類也經時即熟焉次猶薊稊之等也易歲
乃登焉後猶桃李之輩也積年方實焉故昔
勤今惰者野無秋實之望家有歲積之盈昔
惰今勤者朝無數粒之資夕有餘糧之畜豈

可以見勤者不足謂不足非始於惰乎見惰
者有餘謂有餘非始於勤乎冀以象而申意
更借事而明理曰有二人相與爲隣築室焉
一人先拙而後巧一人先巧而後廢先拙者
築室甚陋居而習技技成而思巧既巧而變
其拙矣先巧者築室甚精居而自養養善過
而業廢既廢而失其巧矣雖失其巧其屋尚
精焉雖變其拙其居猶陋焉及乎歲序綿移
風雨飄浸舊宇既廢新構聿興即工拙所營
精陋復反矣因斯而談身者心之宅而業之

謝五

三

果也業者心之用而身之因也工拙相代者
善惡更習也舊宇新構者前身後生也頻婆
雖今無遺行而昔有不臧阿闍雖見是惡人
而往修善業不臧所以遇禍修善所以延齡
其致可尋何足多恠來論曰以佛大悲神力
芥子尚納須彌如何不救頻婆令其遇害釋
曰夫業有決定也者有不定也者不定則易
轉其業可亡決定則難移其報必受頻婆定
業也如何可救乎故良醫不能愈命盡之人
慈母不能乳口噤之子矣然則人而有業物

也無心無心則我心能制山大或可入於小
有業則彼業爲主命促不可引而長今乃以
無心而例有心將有業而齊無業北轅適越
相去不亦漸遙哉又曰於逆子何幸獨得延
齡於賢父何辜獨不延也釋曰按涅槃經頻
婆娑羅往於毗富羅山遊行射獵周遍曠野
悉無所得唯見一仙五通具足即勅左右而
令殺之其仙誓言我於未來亦當如是而害
汝命又云佛語闍王汝昔已於毗婆尸佛初
發阿耨菩提之心竊以馳騁發狂肆虐於五

通之上景行行止歸心於七佛之初或宿善
不亡因懺洗而延壽或餘殃未珍遭殺逆而
非命非命由乎肆虐詎是無辜延壽始乎歸
心寧稱有幸請循三報之理當反一隅之惑
又曰頻婆得果賢王也應救而不救之闍王
賊臣逆子也微五不應救而救之釋曰觀無量壽
經云頻婆娑羅幽閉置於七重室內自然增
進成阿那含諸經論並云阿那含者名為不
還更不還生欲界故涅槃云阿闍唯見見在
不見未來父王無辜橫加逆害心生悔熱遍

體生瘡又云若不隨順耆婆語者來月七日
墮阿鼻獄詳夫幽憤而墜上果雖外凶而內
吉冥目而超下界雖名死而實生救之即翻
損任之即自益至若身瘡而心熱罔知回向
之路業深而報近將墜泥犁之城救之即為
益任之即為損斯即觀其所應救救之以為
益察其所應捨捨之以為利而曰應救而不
救之不應救而救之聖心雖微知之何陋矣
然定報受之而不易明業之難犯也重罪悔
之而以輕明行之可革也行可革惡人遷善

於濫觴業難犯善人止惡於探湯惡止善行
即有恥且格斯蓋導之以德也豈若齊之以
刑也父子咸已進於道何顛不扶乎賢愚並
可從於化何來不勸乎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隨教抑揚門第八

微五

五

稽疑曰涅槃章門總括羣品不依涅槃恐難
成佛何爲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若
以般若捨執著爲優即涅槃爲半偈捨身豈
劣於般若也若以法華證大乘爲優即涅槃
以天空爲門豈劣於法華也法門不二何爲

二之哉

辯惑曰真身寂靜豈存言說至理希微本亡
性相雖無言說不違言說之道雖無性相而
爲性相之津譬夫明鏡無爲形來而像著幽
谷不撓聲及而響盈然則衆籟參差無谷不
能以致響羣物絡繹無鏡何居而生像故知
形聲爲之感鏡谷爲之應感應一虧視聽兼
失矣竊以如來有無緣大慈不思弘願者明
鏡幽谷也衆生有聞熏習之種發菩提之心
者羣形衆聲也玉毫明而三十二相著鏡中

之像也金口發而一十二部宣谷中之響也
自波羅苑內明苦集滅道堅固林中說常樂
我淨其間八藏咸聞三乘競馳甘露之味不
殊大雲之澤無別然而小草大草受之者少
多有緣無緣服之者生死漸頓於焉百慮半
滿所以多門本乎其源莫非一致故自本而
觀也泯然平等矣自末而觀也森然不同矣
不同所以各解平等所以一音一音故法門
以之不二各解故教迹以之非一若乃演六
度之法談四絕之理即有以明空依空而起

行斯般若之為義也明七種譬喻辯三法平
等破二以歸一迴小以從大斯法華之為旨
也弘三點之與闡四德之妙異客出其家珍
新賢用其舊乳斯涅槃之為致也此並大乘
之秘府方等之妙門賢聖仰止之崇山經論
微五朝宗之巨海得之者咸可以致遠失之者誰
能以不泥來論云不依涅槃恐難成佛仁欲
謂不依法華般若而可成佛者乎然則法華
是衆經之王般若為諸佛之母孰見無母而
孕子無王而統人哉義無優劣斷可知矣來

論又云何因讚功德之處輕於般若法華乎
夫以隨時之義沿革不可守其常唯變所適
取捨必貴存其會和扁隨病而授藥班倕任
物而施巧豈寒溫不變規矩有恒哉況尋繹
誠文有異來旨經云上語亦善中下亦善金
剛寶藏滿足無缺又云如諸藥中醍醐第一
又云亦如日出放千光明又云譬如衆流皆
歸於海又云修行是經即得具足十事功德
夫以分流設險海若爲百谷之王列曜成文
日天作三光之主金剛寶中之第一醍醐藥

中之最上三語僉義何句義而非玄十事以
成何功業而不備其比興也如彼其稱揚也
如此靜而詳校諒已非輕矧如涅槃梵本偈
逾三萬震旦所譯纔出十千法鏡開而未全
玄珠得而方半也或曰教迹非一法門不二
辯讚德之有無明經本之廣略怡然理順矣
但高下相傾長短相形既法華云此經第一
餘經得非其亞乎涅槃云此經尊勝餘經得
非卑劣乎般若云此法門不可思議餘法門
得非可思議者乎斯義不明前疑復振也釋

曰夫以利涉大川則舟楫爲之最載馳廣陸則車騎爲之先燕處超然官觀爲之長雖水陸殊位動靜異宜而萬國非止一人也九州非止一地也故畫艦芳橈周流而莫輟騰駒繡轂馳騁而未已跼鳳華居寢處而寧廢斯即舟楫未嘗不爲最車騎未嘗不爲先官觀未嘗不爲長也其有局於水鄉者得車即破之專於山野者與舟即剖之身不下堂者莫辯舟車之所用心務行邁者罔知棟宇之所適若斯人者何足與言於道哉孔子曰教人

親愛莫善於孝教人禮順莫善於悌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著明莫大乎日月此亦各隨其義以稱莫善也以云莫大也諸經言乎第一者蓋亦從此而明歟
化佛隱顯門第九

稽疑曰二月十五日佛將涅槃促純陀獻食爲滅時將至又却後三月正應此期聖衆勸請佛云當滅但佛無虛語即此滅非虛何爲憤子梵志月餘方乃報佛便似未滅其故何哉如其已滅梵志不應遣報如其未滅不知

滅在何時其滅時之經滅時之日佇承高旨

可得聞乎

沙門復禮曰涅槃云積子梵志滿十五日得須陀洹於婆羅林修行

二法不久得阿羅漢道信報佛入般涅槃月餘之言異吾所聞之也

辯惑曰原夫佛陀以圓覺為義涅槃以至寂為體圓覺者道無不窮理無不照至寂者累

佛王

無不遣功無不忘忘功而遣累不可謂之有照理而窮道不可謂之無然而有以無生無因有立或虧其一必喪其兩既至寂不可謂之有矣而可謂之無乎圓覺不可謂之無矣而可謂之有乎不可謂有而不無寂之極也

不可謂無而不有覺之妙也恍兮惚若存若沒窈兮冥不滅不生夫生者法之始興也滅者法之初謝也初謝則本有今無始興則本無今有如來非本無今有也惡乎而謂生涅槃非本有今無也惡乎而謂滅有生滅然後有始終有始終然後有久近有久近然後分歲月生滅尚無矣歲月何寄哉故舍利問於沒生居士詰而莫對迦葉疑於壞滅大師訶而後辯是知解脫之理涅槃之性不可以生滅求不可以有無取子何迺以生滅心行而

問涅槃實相與仁今問涅槃以時日亦猶量
虛空以尺丈虛空無尺丈不可以尺丈量可
以尺丈量非是虛空也涅槃無時日不可以
時日定可以時日定非是涅槃也何者夫尺
丈生於形質時日本乎始終無形質即無尺
丈約五無始終固無時日明矣無而致問何其迂
哉經云夫如來者天上人中最尊最勝豈是
行耶又云如來身者是常住身金剛之身即
是法身又云非身是身不生不滅又云常法
之中虛空第一如來亦爾壽命之中最為第

富哉聖教盡然妙理自可悟之以真常矣
更疑之以生滅或曰聞真常之義欲甘於夕
死聽涅槃之名尚昧於朝徹若如來常住不
滅者何故稱般涅槃耶釋曰涅槃有四種子
未聞無住之義歟夫無住涅槃者真如妙性
爲之體大悲般若爲之助般若故不住生死
大悲故不住涅槃不住涅槃故雖證而不取
不住生死故雖在而不著證而不取故有感
所以即興在而不著故無緣所以即謝斯則
寂然不動形遍十方澹爾無思智周萬物應

見不疲而寂滅隱顯無恒而常住豈若聲聞
離苦永入無餘緣覺歇身長辭有患形同槁
木遽已燒然心類死灰曾微覺了均絕聖之
獨善違博施之兼仁乎故涅槃經云我以久
住大般涅槃種種示現神通變化又云大般
涅槃能建大義斯無住涅槃之用也豈乖真
常之義哉或人又曰涅槃之道若常者何有
雙林之事耶釋曰佛有三身之義矣法身也
報身也化身也法身以性淨真如爲之體出
纏被了爲之義報身以酬因果德爲之性冥

真照俗爲之業化身以內依勝智爲之本外
應羣情爲之相法身猶虛空之性雲蒸即翳
霧紋即明其性本常矣報身若乘空之日赫
矢高升朗焉大照其體恒在矣化身如鑒水
之影吐清即見流濁迺昏顯晦不恒往來無
定至若七蓮承足聖業肇而開圖雙樹恬神
能事終而息駕其中或離經辯志晦明於初
學或納采問名同塵於始禮金輪至而羅七
寶朱鬘騰而出九重縱神力而降魔兇邪革
面揚辯才而伏衆聖賢稽顙一一國土處處

分身遍他方而不窮盡未來而無替斯皆應
情之化鑒水之影也亦何傷於涅槃常住之
義夫或人又曰二身蘊粹而圓常八相逐情
而興廢是則真爲寂靜化是惟遷鶴林之事
不無犢子之疑佇決釋曰向辯真化之不一
未明真化之不異夫化佛者豈他歟報身圓
應之用也報身者何哉悲智所成之體也悲
以廣濟爲理智以善權爲業所以因時降迹
隨物見身身迹者用也悲智者體也體是其
本用是其末依體起用攝末歸本欲求其異

理可然乎而廼定化體之推遷異真身之寂
靜斯爲未得矣斯爲未得矣然此且明報身
起化也未明化身即法也化身即法理微矣
還寄影喻而述焉夫水中之日影也不從外
來不從內出不此不彼不異不一不無其狀
不有其質倏焉而存忽焉而失像著而動性
虛而謐執實者爲妄知妄者了實日何謂也
日若從外來者水外寧在乎若從內出者水
內先有乎若言在此者於彼不見乎若言在
彼者於此不覩乎若言是異者一見有二乎

若言是一者二見豈一乎若言是無者於見可亡乎若言是有者求體曾得乎謂其生生無所從謂其滅滅無所往不生矣不滅矣性相寂然心言路斷斯可謂見水影之實性也見影之性者可見化身實性也見化之性者即證法身之體也故淨名經云佛身者即法身也又云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般若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又云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引而申之類而長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何不寂滅于何不清淨是以舉足

下足道場觸處而無盡開眼閉眼諸佛現前而不滅須菩提之宴坐常見法身蓮華色之爭前暫窺形相迷悟之分優劣若此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見於化身哉夫知劍者忘其盾器候其光彩識馬者略其形色視其駿異然後切玉似泥一日千里反是者豈曰知劍識馬乎鎖仰於法門研精於佛事亦猶於是矣至若聞誕於右臂謂之生化於北首謂之滅坐於蓮華謂之有焚於香木謂之無此蓋尋常之流雷同之見亦何足以枉於高問歟經

云持戒比丘不應於佛生有爲想若言有爲
即是妄語又云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終不說
言如來無常又云不可算數般涅槃時及般
涅槃若也隨問而即對逐事而同執會經文
之同別定滅時之遠近使二字智聾而不聞
八味口爽而常失可畏矣非所敢言惑人
後五率爾而興喟然而歎曰前言之過也駟不及
十二舌也嘗聞井蛙棲甃莫辨括地之深澤鷄捨
榆詎識垂天之廣物既然矣人亦有諸至若
涅槃四門不生不滅佛身三種非一非異比

空性而難量方水影而恒靜並得其所未得
聞其所未聞而今而後奉之無數故知同凡
偃卧示迹彌留出自塵勞之情何預金剛之
體體唯一相始終不可措其詞情也多端前
後不可齊其見遍知示滅之日梵志遣報之
期在而不論置之莫荅者不亦以是乎對曰
然子得之矣余無所隱乎子矣
聖王興替門第十
稽疑曰輪王撫運之日化四天下又說法華
之時輪王預聽但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

玉環西獻豈見金輪東轉雖縑素有殊而聞
見無別未悟輪王聖躬何爲不至於此若以
乘虛來徃非人所知人既不知焉用王也何
不肆觀東后風伯前驅寶馬共天馬爭飛金
輪與日輪競耀千乘萬騎雜沓改五青漢之間振
鼓鳴簫嘈噴丹霞之表發號令撫惇釐恤飢
寒理冤滯使軒羲之帝仰霄際以承風堯舜
之君望天衢而慕德然後下碧空而朝萬國
乘白雲以禮百神舉玉匱之仙鑄奏鈞天之
廣樂豈非聖王之盛事歟又蚩尤作亂追風

召雨共工觸山傾天絕地八年九潦伊耆致
昏墊之憂鑠石流金成湯有剪髮之厄兩漢
之末八埏雲擾二晉之間萬方鼎沸而王遠
遊西域無拯溺之心遙視東方無巡撫之意
爲聖王者其若斯哉遂使疑億兆之心失人
神之望不知有王耶無王耶控鐵圍而三十
二相者其道合然耶不合然耶傾心遠聽佇
聞嘉旨
辯惑曰夫以勾芒司春不能於隆冬發煦羲
和馭日未嘗於靜夜舒景故若華照耀將列

宿而分時蘭風披拂與零霜而別候寒溫甫
爾也昏旦頃焉也而物既謝不可以覆追時
未臻不可以預覩況乎今昔之遼哉夫輪王
之興也七寶應圖十善義化鐵圍所界君天
下而光宅金輪所遊大域中而利往千馬伏
輓自空表而飛來四龍守藏從地中而涌出
寶田氣色詎別於寒暑珠桂光明莫分於曉
夜家給人足俗阜時雍下有知於上上無事
於下至若孕質奇表卜年景曆三十二相不
獨於日角珠衡八十千齡豈兼於鬼神用教

雖巍巍矣蕩蕩矣聖王之盛事矣蓋是劫增
之日殊非壽滅之辰求古於今聞其難得按
經論三千國土同時而成成已住同時而壞
壞已空成住壞空各二十劫如是循環終而
復始於住劫之中從閻浮提人壽無量歲乃
至八萬歲其間有轉輪王出興焉故俱舍論
云輪王八萬出雜心論云劫增轉輪王出也
若乃庖羲結網黃帝
垂衣共工亂常蚩尤作暴並望古非綿邈之
代形今是斯須之間故皇王繼踵不逢寶馬
之巡狩大盜排肩莫遇神兵之戡翦唐虞已
下從而可知焉來論云佛說法華之時輪王
預聽釋曰竊以聖人作萬物觀諸佛興十方

說五

十四

萃是知四兵扈從寧此界之飛皇千子陪遊
乃他方之聖帝故彼經偈云又千萬億國轉
輪聖王至請原始要終取其義矣來論又云
兩儀開闢載籍詳焉唯聞玉環西獻豈見金
輪東轉釋曰夫載籍之興本乎書契書契之
作原乎易象因三才而畫卦布六位以重文
澤上於天後聖取而成則鳥行於地前哲像
以爲文斯乃書契兆之於皇雄文字成之於
倉頡故云易之上古是曰羲文書之首篇不
過堯典載籍遠近昭然可明而乃謂經史之

文詳開闢之事理不然矣若博採圖牒傍存
子說則元神是巨靈所契昆陵爲大帝所居
華胥桂州依佈得其地容成太上髣髴臻其
道而文物並闢而不論聖政粗論而不備但
龍師已下之日十五淺經誥盈車而未周人皇已
上之歲多圖書數卷而使盡以時比事義可
通乎然則昔有聖王金輪屢其東轉近無哲
后玉環遂以西獻人逐時而興替物隨人而
去來取類虛舟異夫膠柱者矣或曰若輪王
但生於八萬歲時者何故玉毫在家之日七

寶威臻鐵輪當宇之辰百年已滅釋曰有化而爲瑞者有假以爲名者化而爲瑞不君於萬國假以爲名莫徵於七寶故仙人相如金之質必成十號之尊如來記獻土之重但王一分之地鐵輪之事未聞實錄或曰佛記作輪王四分之一者謂金輪王四分之一也若然者鐵輪可非輪王乎但言作鐵輪王即明矣何故須言四分之一乎夫輪王者降七寶之祥行十善之化何故始行十惡終無七寶乎又曰皇王者所以理人也人不自理故立主以理之至如二十住劫初八萬增年之極俗淳和而有道人朴略而無競當斯時也何用

聖王哉釋曰三界受形莫離於苦宅六情對境悉嬰於惑網是非因而互反善惡所以相攻假令有頂地之高陞三災不及非想天之寂靜四空爲上苦蘊猶其逼迫使法尚以驅馳況乎欲界之人哉若也聞太古謂無爲之極稱遂初言有道之最此蓋醉於巫咸耳安知真諦之妙歟沙門復禮曰言者所以出意非意也迹者所以明本非本也故大聖之垂教或迹淺而本深或言乖而意合未得其門者能無歧路乎

但不遠而復斯即善矣檀越曩構淳因禍履
遐而日用今資異氣貞襟秀而天挺藹君子
之松栢湛人倫之水鏡文場翹楚稱其雅論
高才學肆英髦許其博聞彊記何其美矣至
若所鑒鍵而探賸振芳毫而討論理尚違於
得豈言將涉於非聖若疑而叙意異三子而
何傷若謗以爲睽載一車而可恠然敬尋來
翰云晚披釋典捧卷竭誠斯言訥平亦勤之
至也幸甚幸甚貧道不涯賤質濫齒玄門若
春露之輕滋學漸瀉器同秋螢之末景業謝

傳燈夫以聞斯行諸是仲尼之所釋離乎畢
矣非有若之能對況一乘妙義三藏微言者
歟涉兔未足以窮深奔蜂豈期於化大于時
大唐永隆二年歲次辛巳孟秋之朔日也

音釋

疇羽軌切
瘡痛也
倏祖峻切
良魯當切
莠與久

草也
狗尾
薺莫浮切
稌落哀切
倕音垂
農

檝即葉切
同大變也
艦狄切
船如招切
輟

陟劣切
跼池爾切
悅悅呼晃切
不明貌

止也
跼立也
悅悅惚切
悅惚切
不明貌

[illegible]